

耶·格拉西莫夫著

在斯大林格勒

— 青年團員安妮亞的筆記 —



光明書局出版

在斯大林格勒

——青年團員安妮亞的筆記——

耶·格拉西莫夫著

孫肇基 黃壽考 合譯

光明書局出版

Е. ГЕРАСИМОВ
В СТАЛИНГРАДЕ
根據蘇聯新世界月刊(НОВЫЙ МИР)
1963年12月號所載本書原文譯出。

在斯大林格勒

著	者	蘇聯 耶·格拉西莫夫
譯	者	孫 聲 基 黃 壽 考
出	版	者 光 明 書 局
		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○三一號
		(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)
印	刷	者 大 亞 印 書 館
		(上海威海衛路三五七弄一〇號)
總	售	者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字數 92,000 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5 $\frac{9}{16}$

1963年3月第1版——第1次印刷 1-13,050冊

定價 四角七分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部青年讀物，它生動地反映了蘇聯青年團員在衛國戰爭末期及戰後在黨的領導下，如何以忘我的勞動來從事斯大林格勒的恢復和建設工作。

被戰爭破壞了的斯大林格勒，滿目瘡痍，但是英勇的蘇聯人民迅速地把它建設起來。年青的一代在參加這樣一個偉大的建設工作中，克服了自己思想上的障礙，也克服了許多艱難困苦，貢獻了巨大的力量；同時隨着這個歷史上的英雄城市的重建，他們本身也成長起來了。

不久之前，我和伐尼亞在城裏中央大街閒逛的時候，突然有一隻棕鳥從我們腳下飛了起來。

『看，』我對伐尼亞說，『你還要嘲笑，說什麼斯大林格勒就只有空着的棕鳥籠子！』

去年春天，一幢大廈的居民們在四層樓的陽台上安置了一隻養棕鳥的木籠。它掛在長長的竹竿上，斜挑在人行道的上空，遠遠地就可以看得到它。伐尼亞說：『這是斯大林格勒唯一經常空着的住宅了。』

原來並不是這樣，也早已住滿了。

在我們城市裏，在新的房屋和花園之間，還夾雜着戰時遺留下來的廢墟。當我們從它近旁經過時，突然會飛出一隻棕鳥來。

幾層高的大樓，只剩下斷垣殘壁和被碎磚塞滿了的深深的石窖。大樓上，垂掛着被

炸得彎彎曲曲的鋼筋架的鐵條。一叢新生的槐樹，像穿過攔柵似地穿過了鋼筋架，向太陽冒着它的枝極。

許多次我從這個地窖近旁經過，總是有事，急急忙忙地趕路，沒有注意到這些新生的小樹在和石頭、鐵柵作鬥爭。瞧，它們差不多已經伸到人行道上來了，枝頭上掛着一束束柔滑的、鑲有黑色斑點的花球。

「喂，有什麼好看的？」伐尼亞催着我走。

我緊緊握了握他的手。

「你看，你看，地窖裏竟長起一片綠色的樹木來啦！」

對伐尼亞說來，這有什麼值得驚奇的呢，房子已被徹底破壞，沒法修復。不過也好，讓綠色的樹木把它遮蓋起來吧。

伐尼亞是戰後到斯大林格勒來的。他沒有看到我們怎樣在廢墟上的篷帳裏過活；也不知道我們就是在這個長起一片樹木的地窖裏，曾經挖出許多隻埋在被砲彈所轟塌的泥土下面的雙層鐵床。

我們在斯大林格勒已經十年了！真的，就沒有人講起過，我們是怎樣在這兒重新開

始生活的？

還剛解凍，在掃雷艇清除了航路上的水雷後，我們就乘了第一班輪船到斯大林格勒來。我們一共有六百個女孩子，說不定還要多些，在薩拉托夫的集合點上會見了。

人們奏着音樂，並用祝詞來歡送我們，我們就以歌聲來答謝他們。在船上，還不會彼此介紹，這一堆人和那一堆人就用合唱來呼應。我們在下層甲板上唱，上面的也就附和着唱起來了。

碼頭上聚集了許多人，他們都很奇怪，那麼多的女孩子出發到哪裏去，又爲什麼在戰時竟那麼興高采烈。從岸邊碼頭上傳來了人們的呼喊聲：

『姑娘們，你們要去多遠的地方呀？』

我們驕傲地回答他們：

『去復興斯大林格勒。』

薩·薩諾奇，是來伴送我們的斯大林格勒的代表，一個老年工人，兩鬢黑黑的鬍鬚，戴着一副金屬邊的眼鏡。還在集合點時他就跟我們說，一種艱苦的生活在等待我們，因

爲在一塊空無所有的土地上，一切都需要從頭開始。可是你別看薩·薩諾奇生着兩撇愛生氣的鬍鬚，他的一張臉却顯得又仁慈又樂觀。而我們却把他這話當作耳邊風。

在船上，薩·薩諾奇一邊吸着他的煙斗，忽而往下瞧着水面，忽而向上瞧瞧天空，掛着一肚子的心事。生怕哪裏會飄起一顆失落的水雷，或者伏爾加河的上空會出現法西斯匪徒的飛機。我們呢，却愛跟他開玩笑。看見順流飄來一隻空桶，我們就叫了起來：

『薩·薩諾奇，船的右舷有一顆水雷呢！』

他一點也不生我們的氣。只是搖搖頭說：

『噯，你們呀，真淘氣，我的姑娘們！等你們到了斯大林格勒，可不能跟地雷開玩笑啊。』

『薩·薩諾奇，我們當然不會去跟地雷開玩笑的……』大家哈哈大笑地回答他。

旅程的第一天，我們的心情充滿了愉快。真還以爲是把我們送到哪裏去度節目似的。

是陽光耀眼的好天氣。伏爾加河中的流水帶來了什麼地方漲水時拆斷的綠枝。逆流的波浪將它們高高聳起，而它們在黃澄澄的水面上晃呀晃的。真好像是從水裏新長的小

樹，彷彿有人爲了我們，在斯大林格勒去的路上特意種起來裝飾伏爾加河的。

第二天，我們跑上甲板時，已經認不出伏爾加河，天氣突然變了。

輪船逆着噴濺泡沫的波浪前進。看起來像是在和激流作鬥爭，彷彿連伏爾加河也遠遠折向後面去了。岸上的景物迅速地在移動，在你眼前一閃就晃了開去，一會兒清晰，一會兒模糊。突然，下起一陣雨來。

風把我們趕到了船尾，但是仍舊沒有用。風從二等艙的客廳裏掙脫出來，向我們颳來了大顆的雨點。我們站作一團，冷得瑟瑟發抖，外衣上淌着的水柱一直往下流，流到擠滿了人的三等艙裏去。可是我們之中沒有一人願意離開。這時有個姑娘，大家還不知道她是什麼人，也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，却立刻把她當作老大姐看待了。她向客廳的窗戶望了一望，就高興地大叫起來。

『有音樂啦，姑娘們！發現一個會奏華爾茲的海軍了！』

客廳的一角，放着一架鋼琴。靠近鋼琴，幾個海軍軍官坐在桌旁玩着骨牌。一個年青的海軍，把縛着綳帶的頭枕在背包上，躺在他們近旁的沙發上休息。

奧麗加——就是那個被我們認爲老大姐的姑娘的名字——她跑進客廳，就和海軍們

說上了話。

『海軍同志們，姑娘們想跳舞，哪一位會彈華爾茲？』

玩着骨牌的海軍連頭也不回過來看看，那個受傷的海軍一下子站了起來，在鋼琴前坐下了。

舞蹈開始了。姑娘們在客廳窗外的甲板上跳起舞來。奧麗加和我對舞。她的整個外表都使我感到驚訝——眼睛大大的，亮亮的；嘴也是大大的，長着一口潔白的牙齒；高的前額光滑得像是磨過了的一樣。雖然看上去她的身材非常高大，但是跳起舞來是多麼的輕盈呀！

我問她：

『奧麗加，你是從哪裏來的？』

『從頓巴斯撤退來的，』她回答了以後，就問我：『你是列寧格勒人吧？』

『你怎麼會這樣想的呢？』

『看上去你像是在封鎖區裏熬過來似的，瘦恰恰地像鵝毛一樣輕。』她說。當她聽到我一直住在伏爾加河流域，從來不曾到過封鎖區時，就嚷了起來：

『是伏爾加河人，連想也沒想到！你的臉白得真像乳脂……大概你父親是個教授，再不就是個音樂家吧？』

『又沒猜對，』我哈哈大笑起來。『我父親是個鑄工，翻砂能手。戰爭開始時，我也曾在翻砂廠的行車上工作過。』

『那樣說來，你是個女鑄工？真了不起！』不知為什麼奧麗加竟那麼高興。

『你可是從礦山來的？』我問。

『父親是死在礦山的，我可生來還不曾見過礦山咧，』她說。

我們就這樣認識了。跳呀跳地一直跳到雨下大了，我們不得不躲到客廳裏去為止。客廳裏早已擠滿了我們的女孩子們，其中有一個胖胖的小姑娘，特別惹人注意。她用手扇着紅紅的熾熱的、不知是汗還是雨淋濕的面孔，一面還用腳打着拍子說：

『喲，好熱！姑娘們，給我把扇子！』

『姑娘，你們是做什麼的？』彈琴的那個海軍問道。

胖姑娘代表大家回答了他：

『我們是志願隊。響應青年團的號召，到斯大林格勒去的。』

船到了斯大林格勒。透過濃濃的雨幕，可以看到幾所小屋，緊挨着峻削空曠的河岸。不久，小屋漸漸隱沒，而河岸依舊那麼峻削，荒涼，看上去極不舒服。完全沒有一點城市的特徵。

最後，我們看到一個峽谷，一條小溪順着峽谷向伏爾加河流去；遠處，在一座丘陵上，有一大片瓦礫場；在瓦礫場中，幾幢高樓大廈只剩下斷垣殘壁了。

這些高臨在伏爾加河上空，像一隻隻空盒子的斷垣殘壁看起來顯得多麼陰沉呵！那個負傷的海軍站在街邊，數着一個個工廠的名字：

『拖拉機廠……『街壘』……『紅十月』……』

而我們看到的只是堆滿了廢鐵和燒焦木頭的河岸；在谷地上飛揚着的黑色礦渣的碎屑；斜土陡裏的掩蔽所；攀上了沿岸削壁的山羊；削壁下，有些地方砌着小屋，削壁上，一片亂石廢墟；廢墟中，像士兵般矗立着一排工廠的煙囪，有幾個煙囪上面，還看得出一個個小洞來。

『啊，這就是馬馬耶夫的墳墓，』海軍說。『姑娘們，記住，這是斯大林格勒城的

最高點。這裏就發生過激戰！」

在遠遠的地力，在城市廢墟後面，一座被峽谷和谷地所切斷了的光禿禿的丘陵，傾斜地聳峙着，是那麼空曠，凋零，淒涼。可是，才不久前，曾經發生過無數次戰鬥呢。

我們下船的時候，立即有人警告我們，不要離開碼頭，要大夥兒待在一起。

『不然，會觸到地雷的。』

我們一起站在河岸上，看到一個人接一個人的行列，循着廢墟中曲折的小路上山去。連一點街道的痕跡都沒有了，只有一條有路牌標明的小路。四處的爆炸聲清晰可聞。人們告訴我們說，這是工兵在挖地雷。

隨後，小汽艇輪流把我們從中央碼頭載到工廠碼頭去。在工廠碼頭上，我們得到了同樣的警告，不許離開河岸一步，以免觸到地雷。

汽車來了，命令我們把東西裝上車去，緊接着又下了警告：

『不得離開大路，周圍有地雷。』

四處岔路口上，都豎有地雷的警告牌。有的『地雷』這個字是用俄文寫的，有的是

用德文寫的。

我們聲息全無地排成雙行在汽車後面走着，瞧瞧四周可怕の木牌。我們想，我們將怎樣在這裏開始工作呢？住在哪兒呢？——彼此交換着這樣疑慮的眼光。

廢墟上不見一個人影，只有隆隆的爆破聲和冲天的灰塵。

『把頭抬高一些，姑娘們！別垂頭喪氣的！』奧麗加不住地嚷着。

她臉上的表情顯得非常堅定，像是帶領着我們去衝鋒似的。

奧麗加二十歲，我剛滿十八歲，說起來差不了多少，可是我覺得自己在她身邊，就像是個受她保護的人一樣。其他的同伴，也有同樣的感覺。大家都想擠到奧麗加身邊去。一路上只聽到喊：

『奧麗加……奧麗加……奧麗加……』

裝載我們行李的汽車，停在一所這一帶唯一還有玻璃窗的屋子旁。周圍荒無人煙，屋子附近，忽忽來去的有各式各樣的人，——有挾着公文皮包的首長，有抗着鐵鎚的姑娘們。原來這兒是工程設計局，它的所屬機構分設在幾個房間裏；幹部管理處，黨和團的委員會，建築委員會。和它並排一起的是食堂。在廢墟上，露天放着幾隻行軍灶，大

概是軍隊留在城市的遺物。

在幹部管理處等待他們替我們辦理分配手續的時候，我們坐在從汽車上卸下來的行李上面，奧麗加就談起了她去年夏天撤退的情形。

起初，只是我和她兩人坐着，很快在我們周圍就圍上了一大羣姑娘。

奧麗加師範學校畢業，正碰上戰事發生。她被派到鄉村去當女教師，哪曉得校長參了軍，她不得不承擔起他的事業來。可是還沒來得及正式做校長，又接到了新的任命，派她到農業機器站去擔任政治處副處長，負責青年團方面的工作。而在她到達的第二天那個地區也開始撤退了，政治處只有她一個人，處長也參軍去了，於是上級就叫她負責把農業機器站撤退到內地去。

『公文上只這麼寫着：「撤往內地！」』奧麗加憤憤地說。『這個內地，指的是哪裏呢，是伏爾加，還是烏拉爾，或者是更遙遠的地方？誰都弄不清楚。後來大家說：照情況看來，還是撤到伏爾加去吧。於是我就打定了主意。我想，好吧，過過遊牧生活也好，反正暫時燃料也還夠。』

『農業機器站比這一區所有的集體農莊要先撤退。一百五十架拖拉機，掛着裝載糧食和燃料的掛車。成羣的馬，成羣的牛羊。母牛和馬牽引着裝有傢俱的貨車。』

『哈，簡直成了茨崗人的流浪隊伍啦！』奧麗加說，『你坐在貨車上面，活像坐在羽毛墊上的茨崗女皇。』

大家就開始互相詢問起來了，你是幹什麼的，從哪兒來，又怎麼會到斯大林格勒的，等等。其中有些人說：

『我們也是撤退來的……』

『我們像在什麼地方見過面！』鄉親們搭上了話。

『您也是撤退來的嗎？』奧麗加問我們還在船上跳舞時就注意到的那個小姑娘。她是我們這夥人中最年輕的，完全是個小姑娘，又小又瘦的個子，穿戴得整整齊齊，乾淨俐落。在船上，她一個中年婦人跳過舞。我們以為她們是姊妹倆，因為模樣兒長得非常像：都有一頭美麗的頭髮，都是黑黑的膚色，淺藍的眼睛，而且都穿着一式的綢衫。

『從放德薩來，』那姑娘回答說。

『你們是姊妹嗎？』奧麗加問。

姑娘的臉唰的紅了起來。

「不，她是我媽媽。」

許多人都笑了起來，響應團的號召，竟帶着母親一道來啦！

那個姑娘皺起了眉頭，樣子有點生氣了。而靠着她坐在皮箱上的她那位母親，高興地說起話來：

「她從學校一跑回來就說：『我要到斯大林格勒去，你可別打算勸阻我，我現在有了公民證了。』她嗎，還是冬天才領到公民證的。你們想我怎麼辦好呢？再撤退，我可能要變成一個人了。於是我就趕到區委會去，對他們說：『團員同志們，我是個媽媽，可以和女兒一起去嗎？』——去吧，——他們說，『媽媽也好，爸爸也好，都可以去。』我再跑回家，柳達已經在收拾她的東西啦。我呢，也跟着收拾起來。她一見，就問我：『你這是做什麼？』我說，『你這麼着急，我們就一塊兒去。』你們猜，她還生起我的氣來哩，說什麼這樣使她多難堪呵！這有什麼關係，媽媽跟女兒一道去，不是很自然的嗎？』

她這樣嘀咕着，好像她的姑娘不在跟前一樣，再不就好像她的姑娘是個聾子啞子似的。接着她還替她惋惜：